

人教版初中英语新教材任务设计的思维品质培养导向分析

赵 华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金华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7日

摘 要

思维品质培养是《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核心要求。教材作为实现课程目标的关键载体,其任务设计如何体现思维品质导向亟待研究。本研究以新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为对象,探讨其任务设计的思维培养特征与递进规律。研究发现:(1) 在整体导向上,教材任务呈现出批判性思维主导、创造性思维协同的格局。其内部特征表现为:批判性思维以“分析”为基石,创造性思维以“建构”为核心;(2) 在递进趋势上,批判性思维随年级逐步强化,评价与论证任务在高年级凸显,创造性思维则呈“U型”分布,九年级出现回升,体现了“先夯实基础、后激发创造”的逻辑。新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在思维品质培养上具有系统性强、进阶性明晰的突出优点,同时也存在“设计”类思维训练不足的优化空间。建议教材编写在未来修订中适度增加高阶思维任务多样性;建议一线教师深刻领会编者意图,活用教材,并基于学情进行创造性调整,以最大化地发挥教材的思维培养功能。

关键词

思维品质, 教材分析, 任务设计, 批判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 新教材

An Analysis of Thinking Quality Cultivation Orientation in Task Design of New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PEP Edition)

Hua Zhao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Received: April 22, 2026; accepted: May 20, 2026; published: May 27, 2026

Abstract

Cultivating students' thinking quality serves as a core requirement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2022 Edition). As a key carrier for curriculum goals, textbooks deserve research on the thinking-oriented design of teaching task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inking cultivation features and progressive rules of task design in the new PEP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extbook tasks are dominated by critical thinking and coordinated with creative thinking. Specifically, critical thinking is based on analysis, and creative thinking focuses on construction; second, critical thinking intensifies year by year, with evaluation and argumentation tasks highlighted in senior grades. Creative thinking presents a U-shaped trend and rises again in Grade Nine,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solidifying basics before stimulating innovation". The new textbooks feature systematic arrangement and clear progression in thinking cultivation, yet lack sufficient design-based thinking activities. It is proposed that more diversified high-order thinking tasks be added in future revision. Frontline teachers should fully interpret textbook compilation intentions, flexibly us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ake targeted adjustments according to students' needs,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extbooks' value in optimizing students' thinking quality.

Keywords

Thinking Quality, Textbook Analysis, Task Design, Critical Thinking, Creative Thinking, New Textbook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新课标”将思维品质列为英语课程要培养的学生核心素养之一，强调其作为英语教学的重要任务。思维品质被界定为人的思维个性特征，反映学生在理解、分析、比较、推断、批判、评价和创造等方面的层次与水平[1]。它与语言能力相辅相成，在语言学习中促进思维发展，在思维发展中推动语言学习，从而实现有理有据、条理清晰的表达。因此，作为实现课程目标的核心材料，教材便成为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关键载体；其任务设计如何体现及落实思维品质的培养导向，成为一个亟待审视的重要议题。

在思维能力的理论探索方面，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多种具有代表性的模型。例如，美国“德尔斐项目组”(Delphi Project)提出了批判性思维的双维结构模型[2]；Paul等[3]构建了三元结构模型；林崇德[4]的“三棱结构”与文秋芳[5]的思辨能力层级模型均强调思维能力的层次性与发展性；郭宝仙和章兼中[6]则将基础英语教育中的思维能力划分为元思维能力与思维能力两个层次。尽管视角各异，但学者们普遍认为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是思维品质的核心维度。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Anderson *et al.*, 2009) [7]同样将“分析-评价-创造”界定为高阶认知目标，与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的特质高度契合。

在诸多思维类型中，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被普遍认为是核心。逻辑思维通常被视为批判性与创造性思维的基础。黄远振[8]指出，逻辑性思维的发展路径往往是“以逻辑性思维为起点，逐步引申发展为批判性思维，最后到达创造性思维的终点”。夏谷鸣[9]也强调，逻辑思维的核心在于规则与规律的遵循，涉及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心智活动。这表明逻辑思维更多以内化形式存在，常常作为批判性分析和创造性建构的前提，而难以独立成为分析维度。因此，本文聚焦于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两个方面。

为确保分析的操作性,本文借鉴兰良平与郑连忠[10]提出的思维品质分类框架。该框架将批判性思维划分为分析(辨别、分解、概括、整合)、论证(证明、辩论)和评价(评论、判断),将创造性思维划分为推断(猜测、预测、联想、假设)、设计(计划、规划)和建构(补充、新造)。这一框架兼顾了思维操作的技能性与语言学习的应用性,为教材任务的系统分析提供了明确路径。

已有研究多停留在思维品质培养的宏观论述或课堂实践层面,对教材任务设计所体现的思维品质导向缺乏系统梳理与量化分析。尤其在初中阶段,教材既是学生语言学习的主要资源,也是思维品质培养的重要载体。基于此,本文以人教版初中英语新教材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其中的任务设计进行系统统计与分类,拟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 (1) 教材任务设计在整体上体现出哪些思维品质培养导向?
- (2) 不同年级教材的任务设计在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的分布上呈现何种发展趋势?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出版的《义务教育教科书(英语)》初中全套教材(以下简称“新人教版”)为研究对象,包括七年级上册、七年级下册、八年级上册、八年级下册及九年级全一册,共五册。该套教材全面贯彻《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核心素养理念,在内容编排上注重语言能力与思维品质、文化意识、学习能力的融合发展。教材主题涵盖广泛,贴近学生生活与社会现实,旨在激发学习兴趣并提升综合人文素养。同时,其任务设计强调探究性与实践性,例如七、八年级册中设置的“Project”等模块,要求学生通过合作、调研与展示完成项目,有效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创新精神。

为精确分析其思维品质培养导向,本研究将教材中所有以“1a, 1b, 1c...”等编号明确标识的任务活动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整套教材共包含3个过渡单元与45个正式单元,经逐项统计与判别,共获得1242项任务设计。其中,低阶思维任务共57项(七年级上册29项、下册18项,八年级上册8项、下册2项,九年级未见),其余1185项任务均指向高阶思维培养,被纳入最终分析范围。教材各册的具体单元与模块结构分布见表1。

Table 1. Overall distribution of textbook unit structure and thinking task levels

表 1. 教材单元结构与思维任务层次总体分布

年级/册次	过渡单元数量(个)	正式单元数量(个)	任务总数(项)	低阶思维任务数(项)	高阶思维任务数(项)	高阶任务占比(%)
七年级上册	3	7	226	29	197	87.2
七年级下册	0	8	202	18	184	91.1
八年级上册	0	8	232	8	224	96.6
八年级下册	0	8	241	2	239	99.2
九年级全册	0	14	341	0	341	100
合计	3	45	1242	57	1185	95.4

2.2. 研究框架

本研究在分析框架上,主要借鉴了兰良平与郑连忠(2024)在《英语教学中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基于会话分析和语言社会化的融合视角》一书中提出的系统性分类。该研究明确指出,思维品质的培养可具体落地于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两大维度,并为之建立了细化的类别与指标体系。这一

框架为剖析教材任务设计背后的思维层次与类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托与可操作化的编码标准。本研究将以此作为核心分析依据，对样本任务进行识别与归类(分析类目详见下表 2)。

Table 2.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inking quality [10]

表 2. 思维品质分析框架[10]

思维类型	维度	子类	含义	示例
创造性思维	推断	猜测	凭想象进行估计	猜测词汇或句子的含义
		预测	推测可能出现的信息	根据标题或图片预测话题
		联想	由此及彼地想象	根据图片联想到他人、他物
		假设	提出待验证的观点	提出有待检验的假设
	设计	计划	预先拟定内容和步骤	计划一天的旅游行程
		规划	整体、系统地谋划	计划一个城市的发展方案
建构	补全	根据已知信息补充缺失部分	完成读后续写	
	新造	创造出新的“产品”	针对前人观点写回应文章	
批判性思维	分析	辨别	区分信息的主次	区分主要观点和次要观点
		分解	将整体切分成部分	将文章分成几个部分
		概括	归纳、总结和浓缩	概括段落或文章大意
		整合	将零碎信息组织成整体	推断主旨，绘制思维导图
	论证	证明	使用证据支撑观点	用文中语句论证观点
		辩论	阐述见解并揭示对方矛盾	开展辩论比赛
	评价	评论	发表个人看法	评价文章人物、情节或语言
		判断	做出论断	判断一篇文章的优劣

2.3. 编码与统计

本研究以兰良平与郑连忠(2024) [10]提出的创造性思维与批判性思维分析框架为依据，对新版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中所有明确标识的任务设计活动(如 1a、1b、2a、2b 等)进行系统识别与编码。编码工作聚焦于任务活动所体现的思维子类特征。在具体编码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若某一任务活动涉及多个思维子类，则以其主要表现的思维特征作为归类依据，不予重复计入；若同一思维子类在同一任务中重复出现，仅计一次，以确保编码的准确性与一致性。

为保障编码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采用历时重编码信度检验方法。所有编码工作均由研究者独立完成。具体流程如下：首先，研究者完成第一轮全面编码；间隔十五日后，在未参考首次结果的前提下进行第二轮独立编码；最终将两轮编码结果进行比对与统计分析。初步结果显示，两轮编码在创造性思维与批判性思维子类判定上的一致性率为 91.6%，表明编码操作过程稳定，研究结果具有良好信度。针对两轮编码中存在分歧的条目，经由研究者重新核查框架标准与任务内容，并进行审慎审议后最终确定归属。全部数据使用 Excel 2019 进行整理与统计分析，以确保数据处理的准确性与可溯源性。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教材任务设计中思维品质培养的整体导向

3.1.1. 整体分布情况

对五册教材共 1185 项高阶思维任务的宏观统计分析表明，其思维品质培养导向呈现出极其显著的整

体倾向性(详见表 3)。具体而言,批判性思维任务共计 737 项,占高阶思维任务总量的 62.2%;而创造性思维任务为 448 项,占比为 37.8%。两者比例约为 1.64:1。

这一数量上的显著差异清晰地表明,新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在整体任务设计上尤为侧重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这意味着,在学生的英语学习过程中,教材编者为其提供了更多进行分析、辨析、评价与论证的思维训练机会,旨在培养学生有理有据、逻辑清晰的思考与表达能力。与此同时,创造性思维任务超过三分之一的比例也说明,教材并未忽视对学生想象、生成与创新能力的激发,体现了以批判性思维为坚实基础,以创造性思维为延伸发展的综合培养理念。

Table 3. Overall and specific distribution of higher-order thinking tasks in new English textbooks
表 3. 新人教版英语教材高阶思维任务整体与具体分布统计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任务数量	占总高阶任务百分比(%)	占本维度百分比(%)
批判性思维	分析	634	53.5	86.0
	论证	23	1.9	3.1
	评价	80	6.8	10.9
小计		737	62.2	100
创造性思维	推断	150	12.7	33.5
	设计	11	0.9	2.5
	建构	287	24.2	64.0
小计		448	37.8	100
合计		1185	100	

3.1.2. 具体分布情况

对高阶思维任务二级与三级维度的深度剖析,不仅印证了宏观上的分布倾向,更进一步揭示了教材任务设计在微观能力培养上的精准聚焦(详见表 4)。数据表明,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的内部结构呈现出高度集中与分化的特征。

首先,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以“分析”为核心,并极度聚焦于“辨别”能力。在批判性思维范畴内,“分析”类任务占据绝对主导(634 项,占本维度 86.0%)。而其中,“辨别”(如区分信息、识别观点)任务高达 352 项,独占批判性思维任务的 47.8%和高阶任务总量的 29.7%。这与“概括”(113 项)、“整合”(156 项)任务共同构成了分析能力训练的“三驾马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论证”与“评价”任务占比极低(共 103 项,合计占本维度 14.0%),尤其是需要严密逻辑的“辩论”和全面审视的“判断”任务数量稀少。这清晰地表明,教材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侧重于基础性的信息处理与建构能力,为更高阶的评判与论证打下坚实基础,而非直接追求复杂的思辨输出。

其次,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以“建构”为绝对主体,并鲜明地指向“新造”能力。在创造性思维范畴内,“建构”类任务(287 项,占本维度 64.0%)是绝对主力。其内部,“新造”任务(如创作对话、编写故事)高达 205 项,占创造性思维任务的 45.8%,远超“补全”任务(82 项)。这表明教材对创造力的要求超越了简单的补充和延续,更鼓励学生进行全新的、独立的语言生成。同时,“推断”类任务(150 项,占本维度 33.5%)作为重要补充,其中“联想”(75 项)和“假设”(38 项)占比较高,体现了对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引导。而“设计”类任务几乎缺席(11 项,占本维度 2.5%),表明教材并未强调对实物或流程的方案策划能力。

Table 4. Specific distribution of three-level dimensions of higher-order thinking tasks in new textbooks
表 4. 新教材高阶思维任务三级维度具体分布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三级维度	任务数量	占总高阶任务百分比	
批判性思维	分析	辨别	352	29.7	
		分解	13	1.1	
		概括	113	9.5	
		整合	156	13.2	
	论证	证明	23	1.9	
		辩论	0	0.0	
	评价	评论	55	4.6	
		判断	25	2.1	
	创造性思维	推断	猜测	16	1.4
			预测	21	1.8
联想			75	6.3	
假设			38	3.2	
设计		计划	11	0.9	
		规划	0	0.0	
建构		补全	82	6.9	
		新造	205	17.3	

3.2. 不同年级高阶思维任务的分布趋势分析

3.2.1. 批判性思维持续强化，创造性思维占比呈“U型”回升

在人教版初中英语五册教材中，不同年级的高阶思维任务在批判性思维(CT)与创造性思维(CrT)上的分布显示出一定的递进趋势(见表5)。按年级分析，七年级共设计高阶思维任务 381 项，其中上册 197 项，批判性思维任务 113 项(57.4%)、创造性思维任务 84 项(42.6%)，CT/CrT 比例约 1.35:1；下册 184 项，批判性思维任务 109 项(59.2%)、创造性思维任务 75 项(40.8%)，CT/CrT 比例约 1.45:1。七年级上册任务数量略高于下册，主要由于增加了三个 Starter Unit 单元的任务，从而使上册总量相对更多，这说明教材在学期初阶段安排了更多基础任务以建立高阶思维训练基础。八年级任务总量增加至 463 项，批判性思维任务占比显著上升至 65.7%，创造性思维占比下降至 34.3%，CT/CrT 比例达到 1.91:1，显示教材在八年级阶段更加突出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尤其在下册部分，批判性任务占比从 62.5% 上升至 68.6%，创造性任务相应下降，从 37.5% 降至 31.4%，呈现明显递进趋势。九年级全册高阶任务 341 项，批判性思维占比 61.9%，创造性思维占比 38.1%，CT/CrT 比例约 1.62:1，略低于八年级，但仍高于七年级，说明九年级任务在保持批判性思维主导的同时，适度兼顾创造性思维任务，体现年级间高阶思维训练的平衡性。

综上所述，教材在不同年级的任务设计体现出批判性思维训练逐步增强的梯度递进特征，而创造性思维任务在保持基础训练的同时呈现适度调整。这种安排既符合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规律，也反映出教材在高阶思维培养上的系统性与科学性。

3.2.2. “分析”为基，“评价”进阶：“设计”类任务整体缺失

为深入探究教材任务设计的递进性，本研究不仅考察了批判性思维(CT)与创造性思维(CrT)的宏观趋

势,更对其下属二级维度进行了跨年级的纵向分析(详见表6)。数据揭示,教材编者在不同思维子能力的培养上呈现出高度序列化、差异化的发展节奏。

Table 5. Comparis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tasks across grades

表 5. 各年级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任务分布对比

教材册次	高阶思维任务总量	批判性思维(CT)数量	批判占比(%)	创造性思维任务(CrT)数量	创造占比(%)	CT/CrT 比例
七年级上册	197	113	57.4	84	42.6	1.35:1
七年级下册	184	109	59.2	75	40.8	1.45:1
七年级合计	381	222	58.2	159	41.8	1.40:1
八年级上册	224	140	62.5	84	37.5	1.67:1
八年级下册	239	164	68.6	75	31.4	2.19:1
八年级合计	463	304	65.7	159	34.3	1.91:1
九年级全册	341	211	61.9	130	38.1	1.62:1
总计	1185	737	62.2	448	37.8	1.65:1

Table 6. Grade distribution of task proportions in sub-dimensions of thinking

表 6. 各思维子维度任务占比的年级分布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七年级上册(%)	七年级下册(%)	八年级上册(%)	八年级下册(%)	九年级全册(%)
批判性思维	分析	56.3	51.6	50.0	58.2	51.9
批判性思维	论证	0.0	2.7	1.8	2.9	2.1
批判性思维	评价	1.0	4.9	10.7	7.5	7.9
创造性思维	推断	6.1	14.7	17.9	11.3	12.9
创造性思维	设计	1.0	1.6	0.9	0.8	0.6
创造性思维	建构	35.5	24.5	18.8	19.2	24.6

注:表中各二级维度占比均为精确计算后四舍五入至百分比,因此每列占比之和约等于 100%,存在微小误差属于正常情况。

首先,批判性思维内部呈现出从“基础分析”到“综合评判”的清晰进阶路径。“分析”能力构成持续强化的思维训练核心:“分析”类任务占比在各年级均位居首位(占比均超 50%),且在八年级下册达到峰值(58.2%)。这表明深度解析信息的能力是贯穿整个初中阶段最核心的思维训练目标,并在中学中级阶段得到最大程度的强化。“评价”与“论证”能力在中高年级显著崛起:“评价”任务占比从七年级上册的 1.0%跃升至八年级上册的 10.7%;“论证”任务占比从七年级上册的 0%稳步增长至九年级的 2.1%。这一显著变化清晰地标志着,从八年级开始,教材在夯实“分析”基础的同时,显著加大了对学生价值判断与逻辑论证等高阶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力度。

其次,创造性思维内部体现出“推断先行,建构压轴”的阶段侧重。“推断”能力培养前置且在中段达到高潮:“推断”任务占比在七年级下册(14.7%)较上册(6.1%)有大幅提升,并在八年级上册达到峰值(17.9%)。这体现了教材编者在中学中期重点培养学生进行合理预测与联想的能力,有效激活其思维活跃性。“建构”能力培养注重全程贯通与后期巩固:“建构”任务占比在七年级上册即高达 35.5%,表明从起始年级就高度重视语言生成能力。尽管其占比随后因其他思维维度加强而有所下降,但在九年级

仍维持在 24.6% 的较高水平。这反映出教材对生成新颖、复杂语言成果的能力要求贯穿始终，并作为创造性思维培养的压轴重点。

新人教版教材思维任务的递进性，远非简单的数量增减，而是一张精心编织的、能力导向明确的发展蓝图。其总体序列可概括为：七年级侧重基础分析与初步建构；八年级强化深度分析、并重点引入评价与推断；九年级在巩固各项能力的基础上，保持分析与建构的核心地位。这种设计充分遵循了从基础认知到复杂综合的思维发展规律。

4. 建议与启示

4.1. 对教材编写的建议

教材以分析、辨别、整合等批判性思维任务为核心的设计(占比 62.2%)，为培养学生逻辑思维与深度理解能力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一优势应予以延续。在此基础上，八年级下册(评价占比 7.5%，论证占比 2.9%)与九年级(评价占比 7.9%，论证占比 2.1%)等中高年级学段中，“评价”与“论证”类任务占比仍相对偏低(分别为 10.9%与 3.1%)，其提升空间值得关注。从可能原因来看，这一现象或与多重因素相关：一方面，教材编者可能出于循序渐进的编排意图，更强调以“分析”为基础的思维训练，以避免高阶任务对学生造成过高认知负荷；另一方面，学科内容本身在部分单元中更偏向信息理解与意义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评价与论证任务的自然嵌入；此外，受中考评价体系以理解性与应用性为主的导向影响，高阶思维任务在教材中的呈现亦可能趋于保守。然而，从学生认知发展规律来看，中高年级阶段已具备向评价性与论证性思维过渡的条件。因此，建议在后续修订中适度提高相关任务比重，例如设计“评价人物行为”“论证观点利弊”等任务，推动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由“理解分析”逐步迈向“综合评判”的更高层级。

在创造性思维方面，任务总体占比(37.8%)较为合理，但其内部结构存在明显失衡，“设计”类任务占比极低(仅 0.9%)，构成突出短板。对此现象的理解，同样可从多维视角展开：其一，“设计”类任务通常开放度高、实施难度大，教材编写者可能基于课堂可操作性与评价可控性的考虑，对其持审慎态度；其二，当前课堂教学与评价体系对结果导向较为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过程性较强的设计类任务的地位。基于此，建议在后续修订中丰富任务类型，引入项目式学习(PBL)理念，在单元或模块中增设开放性的“设计”类任务，如“为社区环保项目设计一份宣传计划”“规划一次线上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等，以系统性弥补学生在流程策划与方案设计能力方面的培养不足。

此外，教材整体呈现出一定的“U型”发展特征(如创造性思维占比的阶段性变化)，以及批判性思维内部由“分析”向“评价/论证”逐步深化的趋势。对于这一现象，不宜简单归因于单一因素。从积极角度看，这种结构可能体现了教材编写者基于认知发展规律所做的阶段性调控，即在初期降低任务难度、中期强化基础能力、后期再提升综合水平；但从另一角度看，也不排除其受到课时安排、单元主题难度分布以及考试导向等现实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该“U型”序列既可能是“有意设计”的结果，也可能是“多因素叠加”的产物。为提升教学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建议在教师用书中进一步明确标注核心任务所对应的思维维度与认知要求，从而帮助教师更准确地把握编者意图，并在具体教学中有针对性地落实思维能力培养目标。

4.2. 对教学实践的启示

教师应深入理解教材任务背后层级化的思维培养目标。在教学实践中，需超越对语言知识正确性的单一关注，充分挖掘并落实每一项任务对应的思维训练价值。例如，对于“辨别”类任务，教学重点应置于引导学生掌握差异分析的思维策略上。

八年级是批判性思维训练的密集期与关键期(占比升至 65.7%)，“分析”、“评价”任务量大增。教

师在此阶段应预留充足时间,组织深度讨论与论证,确保学生思维技能得到扎实锤炼。九年级是创造性思维的回升与巩固期(占比 38.1%),“建构”任务达到峰值。教师应大力鼓励输出,营造安全的“试错”环境,对语言形式的准确性采取更包容的态度,优先呵护学生的创新热情与思维活力。教师需基于学情,对教材任务进行创造性二次开发:对基础薄弱学生,搭建思维脚手架,如为“新造对话”任务提供句型库、思维导图等支持。对学有余力的学生,提升任务认知难度,如将“评论”任务升级为小型“辩论”活动,实现思维的拓展与迁移。

4.3.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本研究主要从宏观文本维度分析了任务的思维导向,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例如深入微观课堂:采用个案研究、课例分析等方法,探究这些思维任务在实际教学情境中的实施效果与挑战;或者关注学习者视角:结合访谈与问卷,深入调查学习者对不同思维任务的感知、偏好及内在困难。

5. 结语

研究的数据结果显示,新人教版初中英语教材任务设计呈现出以批判性思维为主导、创造性思维为协同的整体格局,并遵循着由浅入深、序列化递进的发展路径。然而,在对数据进行的深度挖掘中,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发现是:尽管七、八年级教材每个单元均设置了“Project”板块,但其任务被编码为“设计”子维度的数量却极为有限。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揭示了教材编者在项目设计上的深层逻辑:教材提供的“Project”更多是一个已规划好的项目框架或流程指引,而非要求学生从零开始进行设计。编者实质上已经主导了“规划”环节(如规定步骤“4a~4d”),学生的核心认知活动因而聚焦于在既定框架内“执行”和“生成”(即“建构”),而非纯粹的“设计”与“规划”。这体现了编者一种“支架式”(scaffolding)的教学理念,即通过提供结构化的支持来降低认知负荷,确保项目式学习在中学阶段的可行性与有效性[11]。

这一设计固然符合初中生的认知水平,但也提示我们,当前的教材在培养学生自主规划与元认知能力方面尚有提升空间。未来的教材修订或可在高年级阶段,逐步减少支架,引入更多开放性的、需要学生自行设计解决方案的项目任务。

参考文献

- [1]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5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
- [2] Facione, P.A. (1990) Critical Thinking: A Statement of Expert Consensus for Purposes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Instruction (The Delphi Report).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ERIC Document ED315423.
- [3] Paul, R. and Elder, L. (2006) Critical Thinking: Learn the Tools the Best Thinkers Use. Pearson Prentice Hall.
- [4] 林崇德. 思维心理学研究的几点回顾[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6(5): 35-42.
- [5] 文秋芳. 论外语专业研究生高层次思维能力的培养[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08(10): 29-34.
- [6] 郭宝仙, 章兼中. 英语学科中思维能力的培养[J]. 课程·教材·教法, 2017, 37(2): 80-86.
- [7] 洛林·W·安德森. 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修订版)[M]. 蒋小平, 等,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 [8] 黄远振, 兰春寿, 黄睿. 为思而教: 英语教育价值取向及实施策略[J]. 课程·教材·教法, 2014(4): 63-69.
- [9] 夏谷鸣. 英语学科教学与思维品质培养[J]. 英语学习, 2017(2): 9-13.
- [10] 兰良平, 郑连忠. 英语教学中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基于会话分析和语言社会化的融合视角[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4.
- [11] Wang, H.S., Chen, S. and Yen, M.H. (2021) Effects of Metacognitive Scaffolding on Students' Performance and Confidence Judgments in Simulation-Based Inquiry. *Physical Review Physics Education Research*, 17, Article 020108. <https://doi.org/10.1103/physrevphyseducre.17.020108>